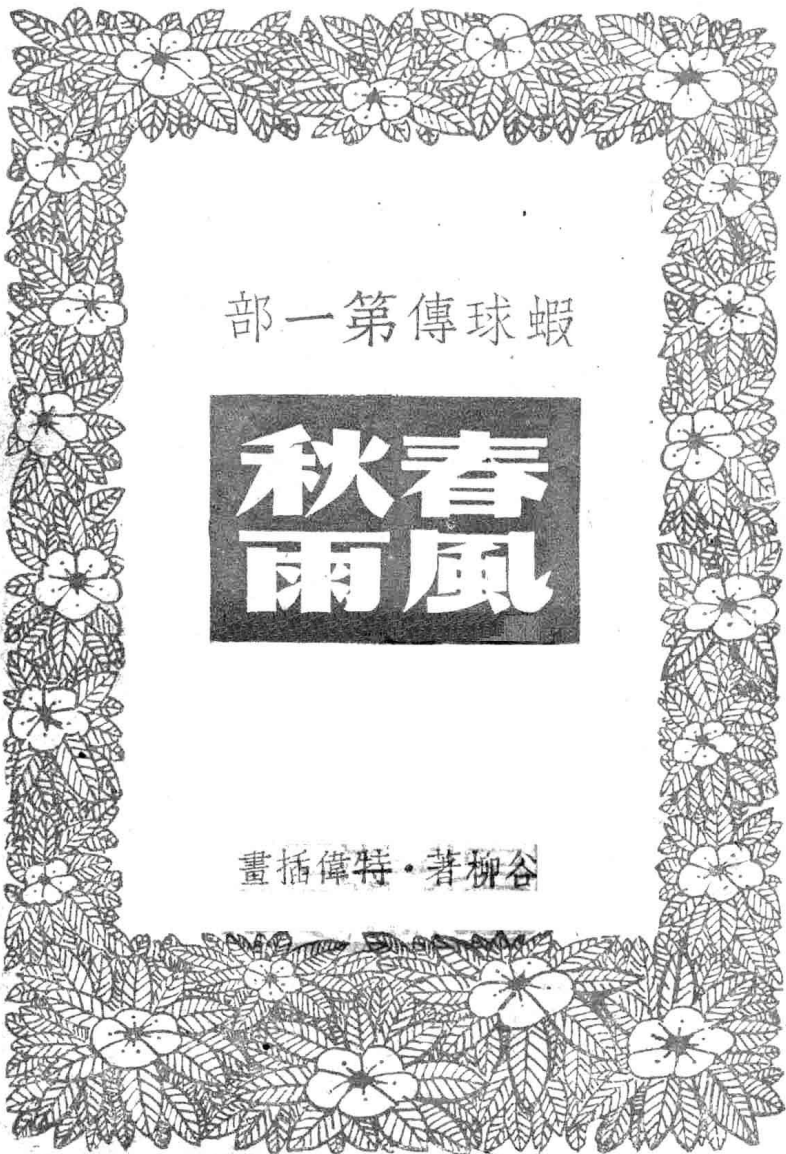


春風秋雨



蝦球傳第一部

**春風
秋雨**

谷柳·著 特偉·插畫

雨秋風春

著者	繪圖者	印行者	承印者
谷柳	特偉	新民主出版社	嘉華印刷有限公司
		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	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
			定價
			一九四八年二月五版
			港幣一元五角

印翻准不，有所權版

7000—100.00

目次

一	競爭的失敗者	(1)
二	做了「馬仔」	(3)
三	出海	(6)
四	折了翅膀	(9)
五	今晚那里過夜	(11)
六	鱷魚家庭	(13)
七	把人身作賭注	(16)
八	初戀	(20)
九	火雞遊屯門	(25)
十	身在香港，心在祖國	(27)

十一	羣雄宴·····	(30)
十二	一樣禮物兩樣心情·····	(33)
十三	玻璃褲帶第一功·····	(35)
十四	一帆風順·····	(40)
十五	各自分飛·····	(44)
十六	難友的慰藉·····	(48)
十七	人間「天堂」·····	(50)
十八	馬路絕技·····	(53)
十九	跨過獅子山的山腰·····	(56)

一 競爭的失敗者

在船塢的附近，蝦球的生意碰到了勁敵，他的果醬麵包和牛油、奶油麵包都很少人過問了。有一担牛腩粉担的生意搶過他的節頭。一毫有淨粉，二三四毫有牛腩牛雜粉。不久這牛腩粉担的生意又給一個白粥攤搶去了。白粥半毫起計，油條、牛剛、油香餅、鬆糕也是半毫一件，豬腸粉、白粥糕、豆沙角是一毫起計，工人們有一毫錢就解決早點了。在這種生意競爭的下面，蝦球失敗了，但他不願意他媽媽知道他的慘敗，他想盡了一切的方法，把他的麵包賣出去，他找到往日的熟客，求他們幫忙，次他碰到一兩個較為知己一點的工人，就向他們哀求說：「你們照舊食麵包吧，不然我媽媽就會挨餓了！」那些工人却不高興聽這種哀訴，他們答道：「賣不去，吃麵包當飯餐還不是一樣，你真笨！」後來他碰到了一些身上連半毫錢也沒有的工人，向他們兜賣麵包，他們問：「除不除？出糧時結賬。」蝦球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好，好漢一言為定。」這樣一來，他的生意又好起來了，居然賣得一塊不剩，但他回家去却交不出賬來。他自己編了一套鬼話去騙他的媽媽，說什麼一個同行朋友的媽媽病了，他借了錢給他，講明一星期交還。這樣，他的謊話越扯越荒唐，每天都得另編出一個交不出賬來的原因，而把賒賬的真實死不吐露。第三天，他媽媽再不受騙了。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頓，他咬著牙齒忍受。他媽媽有一個老毛病，每一次打他，最初是非常兇狠，但是打了這個慣常直立不抵抗的兒子幾分鐘，自己的手就慢慢軟起來，到了最後，她就丟下手上的木棍，自己哭起來了。蝦球最怕他媽媽這最後的一哭，更怕聽她對她自身世的哀訴：什麼丈夫在十六年前蝦球沒出世就做豬仔去了金山啦，什麼她的大兒子在十年前，給鄉長「兩丁抽一」抽去當兵啦，還一口咬定他把生意本賭輸精光，害得她有一天要跳海死啦……蝦球聽了這些含淚的哀訴，心裡就非常難過。但

他也有個怪脾氣：做事多，說話少，甚至受了什麼委屈，也不願意解釋明白。他媽媽也摸慣了他的脾氣，第四天一早，就悄悄地跟在他背後，偵察他的行動，她看見他的生意好得很，一二十個工人先後圍過來吃麵包，工廠的汽笛還沒響，麵包就賣光了，一個個工人拍拍屁股走開，她高高興興走近蝦球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蝦球，把錢拿來！」蝦球攤開雙手，露出一副難過的神色說：「媽，沒有錢，今天是四號，他們要十五號才有錢結賬呢。」他媽媽聽了這句話，氣得目瞪口噙，「拍」一聲打了他一巴掌，再一手抓着他的衣領，用勁拖他回家去。

他跟他媽走了十幾步路，突然站定了，用一種哀憐的眼光望了他媽一眼，然後用右手一格，就把他媽握着他衣領的手格開，即刻轉身向相反的方向奔跑，聽他媽的哭叫聲留在遠遠的後邊。

蝦球，這個十六歲的孩子，從今天開始就過他獨立的生活了。這個五色繽紛的世界顯在他的面前，他感到幾分迷惑。當他經過一陣狂奔之後，休息在漆成道的一片草地上，他就想：晚上睡在這裏的石板上，不必出租錢，至於吃飯，等機會吧，我總不信會餓死。他也想到他的媽媽，同僚相信她不會餓死。他以為他走了出來就是對他媽媽的一種幫助，家裏從此少他一個人吃飯了。這樣一想，好像前途頓顯光明似的，他站起來，朝尖沙咀的方向走去。

尖沙咀的九龍倉碼頭，有一艘美國大輪船剛靠岸。接客的人們擠滿了碼頭鐵欄外邊一帶地方，蝦球也湊熱鬧擠進人堆中去。輪船的輪面上站着幾十個華僑乘客，他們有些用望遠鏡向接客的人堆中照望，接客的人有不少手上打開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碗口大的姓名，不住地向頭上搖幌。當船上的人發覺他自己的姓名就跳躍幾尺高，不住揮動手帕和帽子，跟岸上的親友招呼，蝦球覺得非常有趣。他想，如平船上有一個竟是我的爸爸，他怎能認出我來呢？我又怎能認出他來呢？他好奇地擠出到碼頭邊，對着海上的各種船艇發呆，有幾張小艇灣到大輪船的旁邊，船家們豎起高高的竹竿，竿上套着小網，向船上的人客討錢。他覺得這樣掙錢真是容易。

一張小艇靠近他的腳下，有一個人從艇裡跳上來，蝦球高聲喚他：「王狗仔！」這人抬高他的尖下巴，睜開濃眉毛底下的一雙三角眼，他在人叢中找到了蝦球。他問蝦球：「還賣麵包嗎？」蝦球向他開玩笑道：「你不來收規，我也不賣了。」王狗仔釘了他一眼，走近他的身邊時，在他耳邊說：「跟我來！」蝦球跟了他擠出人堆，走到巴士車站的背後，王狗仔站住端相了他一回，然後問他：「你跟誰來？你做誰的馬仔？」蝦球答：「我自己一個人來。」他又再問：「你做誰的馬仔？」蝦球答：「什麼馬仔？我不懂。」王狗仔聽了笑一笑，說：「你這外行，一個人怎能撈得起世界，你就做我的馬仔吧！」王狗仔問他身上可有錢？卅六元，三元六毛，三毫六分都行，蝦球把他的口袋翻轉來，掏出了一張半毫的三分六，問王狗仔：「要不要？」王狗仔接過來，然後鄭重對蝦球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你就算是我的人了，有飯大家吃，有難大家當，如若變心，白刀進去，紅刀出來。一言為定了。」蝦球正不知道怎樣答他才好，王狗仔已從袋裡掏出一張五元鈔票，塞在蝦球的手上，說道：「你拿去吃飯，正午十二點在剛才的碼頭邊等我！我們今晚出海釣魚。」說罷自己就擠進人叢中去了。

二 做了「馬仔」

蝦球手上接了王狗仔的五塊錢，真是又驚又喜，覺得果然天無絕人之路。還能够出海釣魚，這才有趣哩！他不再去關心碼頭接客的熱鬧景象了，他走到九龍倉的背後，走進一間潮州人開的熟食店裡，用手指點着三樣不知菜名的熟食菜，吃了三碗飯，結帳才去了一元〇五分。蝦球在肚子裡打了一個底：菜是每樣二毫，飯是每碗一毫半，下回吃飯就有數了。

蝦球出來半島酒店一帶打轉，時時留心車站鐘樓的大鐘，他一面躊躇，一面懷念他的恩人王狗仔。在好幾個

月以前，王狗仔是他的麵包檔三個收規人中的一個。每一個收規人都代表了看不見而感得到的一種可怕勢力。人們都情願每天讓這些收規人拿去三毫五毫，或一元八角，買來一天的平安。做買賣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是「有主歸主，無主歸廟」各有依託。在三個收規人當中，蝦球比較喜歡王狗仔，因為他多少還有一點情義，當生意淡冷的一天，他就特別寬容不收了，其他兩個可不行，只有多收，從不減少。自從王狗仔忽然到別地方發財以後，蝦球就時常想起這個寬厚的剝削者，因為新換的收規人比王狗仔變得多了。他又想起「馬仔」這個怪稱呼，到底是什麼東西呢？馬是給人騎的，難道他把我當馬騎嗎？但不管怎樣，吃飽飯再說。他打定主意，就跟王狗仔做一個時期馬仔吧，看他怎樣待我。

大鐘樓的鐘聲敲了十二點，蝦球剛走到郵局的門口，他快步趕到碼頭去。王狗仔在艇上罵他：「我以為你死了？」他跳上小艇去，船家女用手上鉤竹向碼頭一頂，小艇就盪出去了。艇上除了船家佬船家婆和船家女三人外，還有一個用繩索套住了的船家仔，兩三歲模樣，很有趣。王狗仔的臉色很不好看，蝦球只好跟船家仔玩了。

「蝦球！」

蝦球抬起頭來望一眼喚他的王狗仔，他那一雙三角的眼很難看，滿眼紅筋，像是幾夜不曾睡過，又像是喝了燒酒一樣。王狗仔繼續說道：

「蝦球，我們今晚要出鯉魚門去釣魚，你會游水嗎？」

「我會！」

「跳水會不會？頭先下或腳先下都行。」

「我跳得紅磡碼頭一樣高。」

「會不會爬繩上樹？」

「可以爬樹，不會爬繩。」

「從吊繩上爬下來會不會？」

「這個容易！」

他拍一下蝦球的肩膀，叫道：「好傢伙！你够格跟我釣魚了！」

小艇從尖沙咀划到灣仔的海面，足足要三個鐘頭，因為在中途王狗仔還做了幾次生意。當小艇靠到海軍船場的海面，王狗仔叫艇家裝用鈎竹搭上了一艘小軍艦尾巴的風眼，王狗仔站出艇面來向戰艦上一個水兵用英文叫道：「威士忌？威士忌？」說罷再伸出三隻手指來，水兵搖搖頭，他又多出兩隻手指，水兵就轉身回去了。王狗仔向艇家喊道：「亞娣，快把籃仔拿出來！」亞娣從艇旁抽出一枝竹竿，竹竿頂上結有一個小網袋，王狗仔一手掏出了鈔票，一手接過竹竿，就向軍艦伸上去。竹竿剛伸到艦面，那水兵就敏捷地放一包用紙包好的東西在網袋上，王狗仔很快的放下來，背轉身打開紙包瞥了一眼。認明了瓶上沒有開過口，就把一張十元鈔票包好送上去。水兵收了鈔票，他就 equal 手把艇頂開，通聲「星茄！星茄！」就鑽進艇裡來。半點鐘後，他又向一艘法國商船的廚役收買了一大桶吃剩的牛扒，才花了兩塊錢。再後到了一艘美國兵艦旁邊，他用每冊一元的價錢賣出了一打中國春畫，看見水兵們擠在一堆欣賞圖畫，蝦球也偷看了一眼畫冊，不禁臉就紅了起來。小艇灣到灣仔碼頭。王狗仔命令蝦球提著那桶牛扒，跟著他上岸。他們到了修頓球場對過的小巷裡，有一家熟食檔口出六塊錢全部收買了他的牛扒。那兩瓶威士忌酒，他交到了春園街轉角的一個小販的家裡，告訴那小販的女人道：「五罐，五叔回來你告訴他，我今晚出海釣魚，天黑以前叫他送三百塊錢到亞娣艇來。」說罷放下酒就走了。蝦球跟在他的後邊，心裏覺得很奇怪，就問王狗仔：「王大哥，釣魚要這樣大的本錢？到菜市去買兩毫錢的雞腸就行了。」王狗仔笑道：「雞腸是釣小魚，我們釣大魚啊。」蝦球道：「赤柱有大沙魚出現，我們是不是釣沙魚？」王狗仔閉了嘴，

不多講了，因此，蝦球依然摸不着頭腦。王狗仔走到一家寓所的樓梯門口，叮囑蝦球道：「你回艇上去，我上三樓尾房六姑處，五叔來找我時你就帶他來，記住門牌！」蝦球默記在心，自己回去了。艇上祇有亞娣一人看守，艇家佬艇家婆都上岸去了。亞娣問他：「王狗仔呢？」蝦球道：「他到六姑那裡去了。亞娣自言自語道：『這個傢伙一世做女人奴！』」蝦球問：「我們今晚出海釣魚是不是？」亞娣道：「你釣過嗎？」蝦球道：「我釣過的，我是用蚯蚓用鵝腸來釣，我們今晚用什麼來釣？」亞娣望了蝦球一眼，然後笑問道：「你叫乜名？」蝦球答：「蝦球。」亞娣問：「幾歲？」蝦球答：「十六。」亞娣問：「坐過牢沒有？」蝦球答：「沒有。」亞娣問：「家裡有什麼人？」蝦球答：「一個媽媽。」亞娣想了一想，再問他：「你同王狗仔有親戚嗎？」蝦球搖搖頭。亞娣就對他說：「蝦球，你回家去吧！釣魚很危險！」

三 出海

蝦球告訴亞娣：「我不怕危險。」亞娣望着他笑了一笑就不作聲了。

傍晚時分，當蝦球坐下來跟艇家一齊吃飯時，那時小販五叔走到碼頭邊叫：「亞娣！亞娣！」亞娣對蝦球說：「他就是五叔，你帶他去見王狗仔吧，我留菜給你。」蝦球就走上岸去，引五叔去找王狗仔。五叔見了王狗仔，他們就談起生意經來。有許多暗語蝦球莫明其妙，也不去考究它。六姑是一個中年婦人，她裝扮得很風騷，穿件短到肚臍的淺紅內衣，一條藍短褲，見客人來也不避忌。她瞇着眼睛望蝦球，然後對王狗仔說：「你這個乾兒子不錯呀！帶他去釣魚太可惜了，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就給王狗仔喝住了。五叔把鈔票點給王狗仔，自己就走出來。臨行時對王狗仔說：「白蘭地再多也要，紅冰和毡酒少要點，威士忌的價錢還可再高一點，

最近兵房查得嚴，很少貨出。」王狗仔送他出門口，互道「順風」而別。王狗仔回到房裡來時，六姑高舉雙手，吊在他的頸項上，王狗仔將她推開，丟下五十塊錢就走了出來。

到街上，王狗仔問蝦球：「你吃飯了嗎？」蝦球答：「亞娣留菜給我。」王狗仔說：「算了吧！我們喝杯酒去！」他就帶蝦球踏進大三元的卡位去吃飯。

舊曆二十幾，月亮出得很遲。在廳上，蝦球很快就睡熟了。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開船。他吃了出世以來最豐美的一餐晚飯，又喝了一杯燙酒，回來便倒頭酣睡入夢。他見到了他的媽媽賣麵包，又見到那些欠麵包債的工人還錢給他媽媽。他的媽媽收到錢，就寬恕了他。他高興極了。正在這時候，他給亞娣搖醒了。他問：「什麼事？」亞娣交給他一件背心。叫他馬上穿起來。那件背心前後上下有十幾二十個口袋，夾口用綁帶，而不用鈕扣，他好生奇怪。亞娣說：「快起來！他們在外邊。我們到了橫欄燈塔附近，快天亮了。」球蝦穿好背心起來。亞娣說：「你等下跟王狗仔爬上船去，他收到白蘭地就給你放下背心袋裏吊下來，你一次可以帶兩打，小心點不要滑跌。萬一碰到水師船，你不要慌，不要緊。你出去王狗仔會吩咐你，我給蝦女換了衣服就出來，他晚上賴尿了。」蝦球搖搖擺擺摸出去，一陣冷風撲到他的面孔。天是漆黑的，海也是漆黑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艇家婆在那邊擺舵，艇家佬跟王狗仔在一邊。附近有輪船機輪開動的聲音。王狗仔見蝦球穿好背心出來，就拍拍他的肩頭說：「蝦球我們等下就上船去釣魚，你跟在我的後邊爬繩梯上去，到上面一切聽我吩咐。聽見槍聲不要害怕，曉得嗎？」蝦球點點頭。冷風吹得他牙齒打戰，再加上心裡恐慌，連尿也急出來了。

機輪聲漸近了。王狗仔手上拿一把點燃的香，不住向左右上下搖晃。一艘輪船的身形已經看見了，從船頭船尾和船桅頂上的燈光，可以猜度這艘輪船的大小。王狗仔問艇家佬：「九叔，你看見電手筒的暗光嗎？我眼瞢，看不清楚。」又回過頭來對蝦球說：「你看船尾！看見電筒亮三下嗎？你看清楚！亮三下就得米（黃即順利）亮

五下就是水緊，（意即有人監視）看清楚點！」蝦球就伸長頸子留心看。亞娣也擠出來，手臂上掛了一網繩，片刻，船尾果然有電筒暗光亮了三下，蝦球緊張起來，叫道：「王王王大哥！電筒三三三三下！」王狗仔向艇尾叫：「九嚨！轉舵！」九叔和亞娣用力划船，向輪船腰部靠過去。近輪船時，九叔丟開划子，拿起竹篙，當小艇靠近船尾時，他就準確地勾住了輪船旁邊的風眼，亞娣就把一網麻繩用勁拋上輪船上邊，上邊的人就把繩結牢了。小艇就貼在輪船旁邊，跟輪船緩緩地航行了。船上的人問：「是那個雜種？」下邊的王狗仔，就答：「和記王狗仔，是一哥叫我來的！」上吊下了一掛繩梯，王狗仔一手拉着蝦球叫道：「蝦球，跟我上來！」他自己就踏上去。蝦球握着繩梯，遲緩不敢上去。亞娣推他：「快點，蝦球！不要怕！」他一邊發抖，一面一步步攀上去。

輪船上早已放好了幾堆東西，王狗仔跨上去時，有一個人對他說：「照收五件」王狗仔問：「散裝的有沒有的？」那人罵道：「他媽的！把公司貨裝好再說吧！」他們就用繩把五件東西吊下來，下邊九叔亞娣就接着放進艙底裡。蝦球跨上去時，就幫王狗仔細吊東西，不到五分鐘，五件貨都下完了。那人就帶王狗仔蝦球進艙裡去，經過梯口時，有人在那裡站着，那人就對站着的另一個人說：「你帶他們去，我看艙面。」他們下去了五分鐘光景，前面的海中心掃過來一道探射燈的白光，看艙面的人就直奔下來，在艇上的九嚨就念「阿尼陀佛！」南摩觀世音菩薩保佑！」王狗仔在下邊收買了不少散裝的東西，大半塞給蝦球，自己只帶一些。他突然聽見有人在他的耳邊說「王狗仔，水緊！快走！」他就推了蝦球一下，自己直奔上艙面，跨下吊繩就逃回艇上去，他剛站定，就聽見水師汽艇，「咄咄咄……」的聲響了。蝦球上艙面時因為慌張過度，路又黑，一連跌了幾交，爬起來摸到船欄邊，找到了吊繩，背轉身，預備跨下去。這時王狗仔拿出小刀來割斷了繩，想把小艇頂開，亞娣用吊鈎鉤住輪船的風眼說：「死人！蝦球還沒有下來呀！王狗仔就把她的手一托，接過她的竹篙，不理幽暗風眼，小艇就離開輪船沒在黑暗的海上了。水師汽艇的探射燈，依舊橫射過海面，找尋它的目標。

蝦球跨在吊梯上，心一級一級下來，可是將到海面，一回頭嚇了一跳，他竟看不見小艇蹤影。

四 折了翅膀

蝦球吊在繩梯最後的一級上，經過短時間的驚慌和哭號，他漸漸鎮定下來。浪花衝擊着船舷，反襯在他的臉上衣服上。他害怕吊梯會脫落，把他拖下海裡去，就鼓起勇氣，再往上爬。他的特製背心前後袋裡放有兩打重寶的洋酒，他沒辦法，脫掉背心，只有淌着冷汗，一級級挨上去。他終於爬上去了，一跨上船，他就給一個人按倒在船面甲板上，那人喝他：「睡倒！死鬼！你不看見探射燈嗎？」兩分鐘後，他就給那人拉起來，叫他跟他跑。他跟那人下了船艙，經過統艙直往船尾跑，到了一個密擠擠的堆滿了衣服毛氈枕頭的小房間，那人指着一個床位對蝦球說道：「你躺在這裏，不要亂跑。等海關查過船後，我再放你出去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蝦球道：「我叫蝦球。我是王狗仔的馬仔。」那人說道：「王狗仔今天運氣不好，恐怕會過不得關。他太沒良心，丟下你，把你駭壞了，是不是？脫下你的背心，喝杯白蘭地提提神吧！」說罷就從蝦球的背心裡抽出一瓶洋酒，搖幾搖，用力一碰，瓶塞就跳開了。一陣酒香充塞了令人窒息的房間。那人用口盅倒了半盅酒，喝了幾口，就遞給蝦球道：「你的臉色發青，嘴唇發抖，喝這個正好。快喝！酒是可以壓驚的。」蝦球聽那人的話把小半盅酒灌進肚裡去。他問那人道：「大哥，這艘船什麼時候泊尖沙咀碼頭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我們不泊碼頭，我們泊昂船洲。你不要害怕，我會叫一雙小艇送你上岸。你要在那裡上岸？」蝦球答：「到紅磡上岸。」這時，他渴望見一見他的媽媽了。那人勸他：「那你不如在荔枝角上岸，搭六號巴士到尖沙咀，再搭五號巴士就快得多了。」蝦球問：「我帶這些酒上去不怕嗎？」那人說：「那你就打算送給警察了，他們不會多謝你，還把你拉去監監牢呢。」蝦球發急問道：「

那怎麼辦？」那人說：「怎麼辦？你上岸去叫王狗仔來拿吧。」蝦球問那人：「大哥你貴姓？我叫王狗仔來找你。」那人答：「你說亞佳哥他就曉得」，我們是老朋友。」說着說着，蝦球喝下去的酒發作了，他頭昏眼花坐也坐不牢。亞佳丟給他一條毛氈，他就擁着毛氈躺了下來，醉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起重機的聲音把他嘈醒。他睜開眼睛，房間裡的電燈還在亮着。他的放洋酒的心已經不見了。他坐得不耐煩，就悄悄地摸上檯來，却已經是太陽西下的時候，他碰到一個年輕小工人，問他：「你看見亞佳哥嗎？」那小工指着海上一隻小艇說：「你看！他坐艇上岸去了。」這一下蝦球大吃一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幸虧蝦球人急智生，他一把拉着那小工，塞一塊錢在他的手上，央求他：「老友，送你一塊錢飲茶，你同我叫一隻小艇，我也要上岸去。」那小工望他一眼，回頭說：「你跟我來！」蝦球跟那小工走到扶梯口，小工出去招一招手，兩隻小艇就爭着來搶生意，講好一塊錢買深水埗，蝦球就下了小艇，一路划上岸去。他回轉身來認明這艘輪船的顏色、模式和烟囪的標誌，默記在心上。到了深水埗，趕搭二號巴士到尖沙咀，再轉五號巴士到紅磡。

蝦球抱着一種抱愧的心情回到舊居，他急急尋看到他媽媽。他實在很愛她，經過這兩天一夜的隔別，在他好像是離開家幾個月那麼長久。他決心要在媽媽面前認錯了。他想：無論媽媽怎樣強硬，總能原諒他的吧？當他上樓時，他媽媽正在冷巷搖紗，她一面搖紗，一面也想念她的兒子。她自己自小就在挨打中長大的，她就用同樣的方法管教她的兒子，巴望他也能在她的鞭撻中長成，所以即使在打兒子時自己一滴滴眼淚，還是非打不可，即使咒罵時心裡並不是懷着仇恨，還是非咒罵不可；貧窮壓榨得她的感情日漸粗糙，她忘記了在蝦球身上的有創傷的皮膚裡還包裹着一顆溫厚善良的心。當她一眼看見蝦球走進來站在她的面前喚一聲「媽」時，她放下手搖紗站起來，用素慣常嚴厲的口氣罵道：「你長了翅膀了！你會飛了！怎麼又爬回家來？好漢不吃回頭草，你還日面子

回來？走呀！怎麼又不走了？」蝦球冷不防這一串咒罵罵得眼前一陣昏黑，心房的血液往腦上衝。在這至親的媽面前，要不是讓她打一頓給她洩心頭的悲憤，就要打她一拳來回報她給予他心靈上的創傷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當他媽媽再罵的時候，他就回轉身衝下樓梯，奔到馬路上去，眼眶裡含着眼淚，在心裡發誓永遠也不再回家來了。他永遠也不願接受這種艱難在打罵中間的母愛了。

他忍着肚餓，到灣仔去找王狗仔的相好六姑。六姑正在房間吃晚飯，蝦球一進去她就用一副笑臉歡迎他，問他吃飯沒有，蝦球搖搖頭，六姑就去拿碗筷來。蝦球一邊吃飯，一邊把釣魚的經過告訴六姑，這女人一直笑着聽他，一點也不覺得驚奇。末了她說道：「我早說王狗仔不該帶你去吃這樣的風浪呀。現在別管他了，蝦球，別發愁，人不是容易餓死的」。這又出乎蝦球意外，不知道她和王狗仔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。

五 今晚那裡過夜？

蝦球想了想，對六姑說：「船上那個佳哥扣下我的兩打白蘭地，他叫要王狗仔去才給拿回來，這事怎麼辦？」六姑回答說：「這件事容易，萬一王狗仔出了事，亞娣的艇是不會進牢的，你坐電車到筲箕灣去看一看，到天后廟邊去問問那個賣魚腸粉的人，他會告訴你找到亞娣艇，你找到亞娣，就僱她的艇上灣仔來，再去請五叔一道去交涉，亞佳不會不還給你的，他們長年交易，騙你的兩打酒有什麼好處呀。」蝦球道：「我不如現在就去找五叔？」六姑道：「這也好，今晚你先通知五叔，明天再去找亞娣。」蝦球就走出房門口，六姑替他開樓門，在門口拍拍他的肩頭問他：「你今晚在那裡過夜？」蝦球給這一問問啞了，他沒有想到他今夜睡在那裡。他一逕下樓，沒有回答六姑這句話。他摸上小販五叔的家裡，五瞬間明情由，一開門就把他抓進房間裡去，手脚上下在蝦球

的身上亂打亂踢一通，使蝦球不易招架。五疍一邊打他一邊咒罵王狗仔，說他沒有良心，當初跟五叔大家發過誓，無論那個失手被擒，都不要連累朋友。誰料王狗仔出海失手，又帶警察到五叔家裡搜出還沒出手的貨物，連五叔都給抓去了。五疍把蝦球看成王狗仔的同黨，打他一頓洩憤。蝦球有理無處伸說，只好一面抵抗，一面關門走出來。他撫摸一下挨打的臉，理理他的頭髮，就一步步的走向修頓球場。

這裡是一個奇異的世界：在這裡活躍的人是兒童、少年、壯丁、少女、少婦……難得看見一個老人。在這裡，饑餓的魔鬼跟隨着每一個人，追逐着人堆中的失敗者。人人都用焦躁的眼睛互相期望着，窺伺着。藥販夫婦，演化裝戲唱曲敲鑼來招引觀眾；而扒手們就在觀眾的週圍浪蕩，警察又出巡在扒手們的身邊，私娼們又用濃艷的眼睛釘着警察探步行的方向；一些在店裡受了整天工作重壓的工人店員，又到這裡來尋找暫時麻醉的機會……蝦球在這裡一帶繞了十幾轉，他不會發現任何一種適合他生存的方式。他走出告士打道海邊去，他在轉角處碰見盛裝的六姑站在騎樓邊，六姑一手拉住他，央他幫幫忙，教他一句淺仔通行英語，叫他到海邊去跟那個半醉的水兵說：「帶夫格爾，溫那，端蒂夫夫打拉！奧茄？」任何一個水兵都能意會，這意思就等於：「漂亮姑娘，一晚，二十五塊錢，要不要？」蝦球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，他聽了一下，終於拒絕了六姑給他的一塊錢，繼續走他自己的路。可是，一句話記起來了，今晚睡在那裡？

蝦球走到海邊碼頭，給一陣海風吹醒了頭腦，他想起要到管箕灣去找亞娣，即刻轉身去搭電車，車到終站，他跳下來就往海邊走。他經過一條像內地縣城一個式樣的小街，兩旁有矮矮的店鋪，燈光通明，招引不少艇上的顧客。蝦球留心辨認，沒有一個是他所要找的人。這人海邊，向艇家問了十幾個人，也找不出亞娣來。他走到小碼頭的古廟旁邊，也不見有什麼賣魚鴨粉的人，最後他問到最末的一隻艇家，那八向艇後大喊：「亞娣！有人找你。」可是走出艇頭來的亞娣却不是他所要找的那個亞娣。他失望極了，他疲倦極了。他進廟裡去，想着